

翦伯赞历史论著选集

翦伯赞



11(2)-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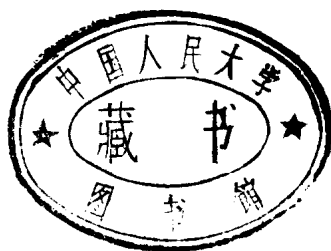
890736

翦伯赞历史论著选集

作人题



B0091063



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吴作人

装 帧：钱月华

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384,000字
1980年2月第1版 198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11001·411 定价 2.20元



朱伯勢同志



一九六二年春胡仁赞同志和许大猷、张传玺同志在苏州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中国访日科学代表团在日本

北京大學

郭老：

我完全同意同志們的意見，這
本書的命名不忙。感謝您替我的
書下命名並題簽，但，又未能過目。
字是金盞是金有光晴兩人記的書
思，我想索性改為《史學論叢》不知妥
否？若如何，如您同意，我想再一次麻煩
您的大筆一揮。

承最近一函，一通有朱玉琨長的信，
在末視到您一九三三年所寫的《論三教

北京大學

思，因為他還要您地之州去。一直創見
也有八對玉琨兄的與康寧，也思鄉
在三十多年前替她把眼淚擦掉了。我
看您的玉琨兄，現在也可以通者其不便
呢？當然，如果您能再寫一出那部新
更好了。此致

敬禮並祝

您全家健康幸福！

胡信贊 二月一日

RD06/12

编 选 说 明

翦伯赞同志解放后撰写的历史论文的选集，原由三联书店于一九五六年五月以《历史问题论丛》的书名出版。一九六二年二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历史问题论丛》增订本，共收论文三十三篇，分为三类。计第一类，有关历史科学的路线、方向问题的论文八篇；第二类，讨论某些历史问题的论文十八篇；第三类，有关历史与历史剧方面的论文七篇。选文和分类，都是翦伯赞同志自订的。

现在编辑的这本《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在增订本的基础上，增补了一九六一年冬季以后翦伯赞同志所写的九篇文章，并抽掉了原有的三篇文章。增补的文章，归入本书第一类的，有《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文与道》、《史与论》、《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巩固地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教学与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等七篇。归入本书第二类的，有《内蒙访古》、《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等二篇。这样，本选集共收入三十九篇论文。就我们所知，翦伯赞同志解放后重要的历史论文，都包括在内了。

翦伯赞同志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而死，已经近十一年了。这本选集无法由他亲自决定文章的增减和分类的调整，特别是新增的九篇文章，无法由他亲自作最后的斟酌。对此，我们是深感遗憾的。

本书中一些论述历史教学、历史研究的文章，本来是翦伯赞同志为了指导我们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的教研工作而写的，我们从中受益特多。我们十分怀念翦伯赞同志，感谢翦伯赞同志。谨以本选集的出版，来纪念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历史科学战线上的忠诚的老战士。

我们本来还打算为翦伯赞同志写一个传略，编入本书。当然这需要作相当的准备工作。由于时间仓促，一时不易做到。今将《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一文附于书后。这篇文章简要介绍了翦伯赞同志的生平。

翦伯赞同志在解放前所写的历史论文，我们准备编为续编，继续出版。

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

一九七九年九月

目 录

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	1
历史科学战线上两条路线的斗争	13
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	23
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32
谈谈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结合问题	48
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	53
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	59
文与道	75
史与论	78
目前史学研究中的存在的几个问题	82
怎样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	104
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110
巩固地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教学与 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133
怎样研究中国历史	137
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	150
《义和团》序言	165
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	168
再论中国历史研究	181
写在《史学周刊》一百期之后	188

《戊戌变法》序言	191
关于两汉的官私奴婢问题	195
考古发现与历史研究	224
论十八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	234
释《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科举活动和官职名称	297
《历代各族传记会编》序言	319
义和团运动	323
两汉时期的雇佣劳动	346
秦汉时期边疆各族的历史文物	360
跋《宋司马光通鉴稿》	367
为《通鉴》编写分工问题释疑	374
内蒙访古	384
秦汉历史上的若干问题	404
《琵琶记》的历史背景	427
读郑振铎《关汉卿戏曲集·序言》	435
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	441
评越剧《则天皇帝》	451
文成公主说了话	457
给文成公主应有的历史地位	465
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	475
翦伯赞同志革命的一生	490

北京大学历史系
中国古代史教研室

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

一

一两年来，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评论历史人物的文章。许多历史人物，如屈原、荆轲、秦始皇、岳飞、史可法等都被提出来重新加以评论，这是一种很好的现象。但是在人物评论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把这些问题提出来讨论一下。

二

在历史人物的评论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倾向，即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对历史人物提出过分的要求，甚至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历史人物。好象不如此就会失掉立场，就不能通过具体的历史人物去进行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育。

作为一个人民的历史教师或历史研究者评论一个历史人物，是应该公开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去和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对历史人物的歪曲作坚决的斗争；但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不等于要用今天的、乃至今天工人阶级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而是要求我们用工人阶级的历史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评论历史人物。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评论一个历史人物，当然不是要求我们用今天的标准去要求一个历史人物；而是要严格地联系到

这个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历史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因为一定的历史时代只能产生一定的历史人物，这是历史的局限性。如果把这种历史的局限性置之不顾或估计得不够，都不能正确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联共中央关于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而应如何进行党的宣传的决议中指出，包克洛夫斯基“学派”的错误就在于：“这个‘学派’歪曲地解释历史事实，它违反着历史唯物主义，而以今天为观点，不是以历史事变所处的条件为观点来分析历史事实，因此也就曲解了真实历史。”^①这几句话适用于历史事实的评论，也适用于历史人物的评论。

但是在历史人物的评论中，近来竟有人替秦始皇扣上“极端的唯武器论者”^②的帽子，又有人批评秦始皇，说他“登上宝座以后，胜利冲昏头脑，便开始脱离群众”^③。又有人宣布关羽的罪状，说他有“个人英雄主义”以及“破坏统一战线”等情形^④。又有人批评岳飞，说岳飞虽然曾经抵抗金人的侵略，但因他后来服从宋高宗赵构的命令，从前线撤退，就是“封建奴才思想”，就只能成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平庸脚色”，就不算是“民族英雄”^⑤。又有人责备史可法，说他曾经镇压过农民革命，又没有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因而以为他虽然“宁死不屈，也只是为了殉阶级，并不是为了殉民族”^⑥。象这样的一些说法显然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不对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〇七页。

② 述彭：《秦始皇》，载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进步日报》史学周刊第四十二期。

③ 胡思庸：《问题讨论》，载《新史学通讯》第一卷第七期。

④ 丘沙：《从〈关羽之死〉想到旧剧改革》，载《文艺报》第二卷第二期。

⑤ 秦文兮：《岳飞到底算不算民族英雄》，载《历史教学》第一卷第五期。

⑥ 丁正华：《史可法是民族英雄吗？》，载《历史教学》第十七期。

我们可不可以替秦始皇扣上一顶“极端唯武器论者”的帽子，并责备他说他“脱离群众”呢？我以为是不可以的。因为封建主义乃至资本主义时代的统治者，他们只能认识武器的力量，不能认识群众的力量。我们怎能要求两千年前的秦始皇不唯武器呢？至于秦始皇之脱离群众，并不是胜利冲昏了头脑，在他的头脑未被胜利冲昏以前，也没有接近过群众，因为一个封建皇帝是不能接近群众的。

我们可不可以替关羽扣上“个人英雄主义”的帽子并加他一个“破坏统一战线”的罪名呢？我以为是不可以的。因为“个人英雄主义”只有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今天才被批判，封建时代正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至于“统一战线”之出现于中国的历史，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关于这一点，毛主席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得很明白，他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①由此可知，“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照我的体会，“统一战线”是指工人阶级为了进行革命斗争而团结并领导其他阶级的一种阶级政策，并不能应用于两个封建统治集团的联盟上。因而即使吴、蜀两国的联盟是由于关羽的骄傲而被破坏，也只能说他没有做好外交工作，不能说他破坏了“统一战线”。

岳飞和史可法他们都有缺点，都不是完人，例如他们都忠于地主阶级，忠于封建皇帝，并且都曾经和农民为敌，但我们可不可以因此就说他们不能称为民族英雄呢？我以为是不可以的。因为他们都曾经忠心地、英勇地保卫过祖国，都曾经企图使祖国从外来的侵略者的进攻中得到拯救，并且都曾经为了这样的目的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就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业绩在客观上就已经超过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五九七页。

他们偏狭的阶级利益而被提高到种族国家利益上了。假如我们不要求一个封建时代的将领没有忠君思想，不要求一个封建时代的爱国主义者就具有和我们今天一样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以为岳飞和史可法是可以而且应该称为民族英雄的。

三

在历史人物的评论中，又可以看到一种与上述的情形相反的倾向，有人基于一种善良的动机，为了培养人们对祖国过去的爱，认为我们应该从历史上找出多多益善的杰出人物，因而对于某些当时是积极的人物的历史局限性估计不够而予以过分的或不适当的表扬。甚至用现代的辞汇来描写历史人物，企图使那些历史人物现代化、理想化。好象不如此就不能通过具体的历史人物进行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

为了进行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我们是应该表扬一些值得表扬的历史人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有权把历史人物现代化或理想化，而是给予他们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应该知道，把历史人物现代化或理想化起来，不但不能帮助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而是相反地妨害了它，因为这会混淆人们对于祖国在解放前与解放后两个时期之间的本质上的差异的认识，这会造成一种抹杀历史远景的危险，这会引导人们不向前看而向后看。

正确的爱国主义的历史教育对于历史人物的处理，应该不仅是培养人们对杰出的历史人物的爱，让人们因为我国有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而感到骄傲，而且应该让人们进一步认识这些杰出的历史人物不论如何杰出，但比之我们今天的新的英雄人物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异。此外，我们也应该为了培养人们对有害于我国进步与发展的历史人物的恨，而把那些过去历史上的坏蛋予以

谴责。

但是近来在历史人物的评论中，有人把西汉时代的铁官徒暴动说成是“无产阶级造反”，即因认定铁官徒是“无产阶级造反”，所以说铁官徒“较之后世出身不光明、领导欠正确的黄巢、宋江等等不知要高超多少万倍”^①。又有人把李自成理想化，说他在政治上已经“能够团结各阶层”，在军事上已经“改变流窜作风”^②。甚至有人把李自成和我们今天的革命领袖人物相提并论。王季敏先生在座谈会上反映说：“假使你问学生：‘中国有什么伟大的军事家？’他便答：‘李自成、朱总司令’。”^③ 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农民革命的领袖人物是值得表扬的，但我们能不能说西汉时的铁官徒暴动就是“无产阶级造反”呢？不能。因为无产阶级之出现于历史舞台是和资产阶级同时的。无论如何，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代，中国是不可能有无产阶级造反的。同样的理由，我们也不能说西汉时代的铁官徒比之后来的黄巢、宋江等“要高超多少万倍”。如果这样说，中国的反封建地主的起义岂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这与实际的历史是不符合的。具体的历史告诉我们，黄巢所领导的农民战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比之西汉时的铁官徒暴动要大得多，至于宋江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之大，那是众所周知的事。

我们能不能说李自成在政治上已经“能够团结各阶层”呢？不能。因为他和李岩等个别知识分子的结合并不等于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的团结。我们能不能说李自成在军事上已经“改变流窜作风”呢？不能。因为流窜作风是古代农民战争的特点，也是他们失败的原因，李自成也不能例外。毛主席说：“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

① 张政烺：《汉代的铁官徒》，载《历史教学》创刊号。

② 谢国桢：《关于李自成》，载《历史教学》第一卷第五期。

③ 《新史学通讯》，第一卷，第四期，爱国主义与历史教学座谈会纪要。

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①。又说：“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②由此可知，流窜作风只有到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中才能废除。至于把李自成和今天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相提并论，更是舍弃了对历史人物作历史性的评价，这种说法只有模糊学生对历史人物的本质的认识。

同样不适当的表扬也表现在对文学家的评论中。例如有人说屈原的作品就“预见性地反映了他那个特定的时代的要求”^③。又有人说白居易“完全站在他那时代人民的一边——从而永远站在一切时代的前列”^④。又有人说顾炎武的“科学的文学发展观点和带有创造性的反对摹拟的写作方法……远在‘五四’时代胡适提出‘文学改良刍议’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三百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的”^⑤。这些说法也是错误的。

在我们的历史中，产生了许多天才的文学家，其中有些人具有强烈的正义感，他们敢于大胆地暴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热烈地同情那些被压迫的人们；特别是屈原，他不但敢于暴露，而且敢于幻想，象这样的文学家是值得我们表扬的。但是我们能不能说在屈原的作品中就可以找到“预见性”呢？不能。因为只有当马克思发现了历史的规律性以后，人们才能依照这种规律性去客观地对历史发展的前途有所预见。

白居易的作品诚然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良好范例，但能不能说他就是“完全站在他那时代人民的一边”而且是“永远站在一切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四〇九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二年第二版，第九七页。

③ 文怀沙：《人民诗人屈原》，载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光明日报》。

④ 李又然：《白居易的〈卖炭翁〉》，载《文艺报》第三卷第七期。

⑤ 马汉麟：《爱国诗人顾炎武》，载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